

歷史與空間

雨中告別巴黎

劉仁前

雨，拂拂揚揚地在空中飄灑着，眼前的一切變得朦朧起來。小住幾日之後，今天該是離別的日子了。不論我對你是怎樣着迷、怎樣留戀，可發動着的汽車在等着我，前方的行程在召喚着我。我只有對你說，再見了，巴黎。

難道你也心有不捨？前幾日不都是陽光燦爛的麼，今天怎麼下起了雨？我能把這飄飄灑灑的雨看成你我之間惜別的淚麼？如果是這樣，就讓我再看你吧，讓我如此迷戀的巴黎，讓我心生留戀的巴黎。

透過這綿綿的春雨，你在我眼裡變得更為溫馨而浪漫。緩緩流淌着的塞納河，在煙雨之中變得朦朧而神秘了。那天傍晚乘船遊塞納河，雖然風大了些，但從河上看艾菲爾鐵塔，聽巴黎聖母院教堂的鐘聲，和自由女神合影，欣賞兩岸自然景觀和風格鮮明的歐式建築，給予我的是別樣的感受。可，我心裡知道當時的感受再別樣，也不能和你眼前的溫馨、浪漫相比。離別，讓我心生眷戀。

短暫的相處，我倒是感受到一些你的溫馨與浪漫的。登艾菲爾鐵塔那天，陽光明媚，我和來自四面八方的遊人一樣，耐心排着隊，雖然登高一覽巴黎全貌的心情有些迫切，但除了排隊別無他法。在我稍顯不安、東張西望的當口，一對金髮碧眼的青年男女進入了我的視野，只見他倆相擁着隨長長的隊伍前行，不時來個輕吻，無論是身材高挑而俊秀的年青男，還是容貌姣好、金髮披肩的姑娘，兩人的眉眼間都充滿愛意，給人的感覺是甜蜜，是幸福。相愛着，真好。

這一天，恰巧是個休息日。艾菲爾鐵塔前的草坪上、林蔭間，當地的市民三三兩兩相聚在一起，或坐或躺，或吃着零食，或聊天閒話，不時有開心的笑聲飄蕩在空中。說實在的，這些在草地上、林蔭間的人們，姿態是鬆弛的，有的鬆弛得近乎庸懶。從這些人的神情上看得出，他們正享受着鬆弛所帶來的愉悅。

有群眾，自然也有獨處。一個裸露着肚皮躺在草地上看書的年輕姑娘吸引了我。為了擁有

健康的膚色，年輕姑娘願意讓陽光親吻自己白暫的皮膚；為了獲得快樂的心境，她願意讓陽光愛撫自己充滿青春氣息的身體。這真是個浪漫的姑娘，不知哪位小伙子能有幸得到她的青睞呢。

你的溫馨與浪漫，不僅從你擁抱裡人們身上能感受到，即便是從你的街頭那一座座古老的建築雕塑上，從凡爾塞宮、盧浮宮裡珍藏着的一件件繪畫和雕塑作品上，同樣讓人感受得到。當我經過香榭麗舍大道，我不得不為凱旋門這樣雄偉與浪漫的結合體而驚歎。的確，我從凱旋門上看到的不僅是它的雄偉，也領略到了法國人的一種浪漫。這座位於戴高樂廣場中央的著名建築，是為了紀念1805年12月2日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大敗俄國聯軍，由拿破崙在翌年2月下令建造的。這座高48.8米、寬44.5米、厚22米、中心拱門寬14.6米的雄偉建築上有着大量的雕塑作品，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面向香榭麗舍大道的《馬賽曲》，它是著名雕塑家呂德的傑作。在凱旋門下是無名戰士墓，說是墓，並沒有我們常見的墓的外形，只見地上嵌有紅色的墓誌銘：「這裡安息的是為國犧牲的法國軍人。」把對當時生者榮耀的表彰與對死者的紀念如此有機地結合在一起，在我看來，只有血液裡充滿着浪漫基因的法國人才能如此。而給凱旋門帶來別開生面浪漫的，是每逢晴好天氣的黃昏，從香榭麗舍大道向西望去，便能看到一團火焰般的落日恰好嵌在凱旋門那拱門的門框裡，形成門含落日的特殊景象。

當我置身於盧浮宮，似乎是掉進了巴黎藝術的海洋，一幅幅油畫，一件件雕塑，恰似一首首凝固的交響樂。蒙娜麗莎那神秘而誘人的微笑，數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為之癡迷，為之心神蕩漾，激起的是期盼，是嚮往，是夢想；面對着斷臂維納斯那聖潔的臉龐和她那一對圓潤而尖挺的乳房，讓人不敢有半點邪想，有的是對自我心靈的懺悔，有的是對美的渴望。多少年來，人們多為她特有的殘缺之美而讚歎，其



盧浮宮似巴黎的藝術海洋。 網上圖片

實她原本是極其完整的，只不過法國人與希臘人當年在爭奪這件稀世之寶時使其遭受了損傷。我眼中的維納斯給予我的並不是殘缺的美，而是充滿青春氣息、充滿生命活力的女性之美，她是那樣讓人陶醉，讓人迷戀。自然，盧浮宮中稀世珍品太多，不勝枚舉。但就整體的藝術氛圍而言，我卻更喜歡凡爾塞宮。凡爾塞宮儘管剛開始只是路易十三用於狩獵的一個小小的行宮，後來經過幾代國王數十年的建設才形成今天金碧輝煌的氣派，恢宏博大的規模。走在凡爾塞宮中，讓人感受到她的富麗奇巧、糜費奢華，每一個宮殿所展示出的都是路易王朝的歷史，精妙的藝術品再現的是一個王朝的興衰，兩者之間極其巧妙的結合，構造出一種極其浪漫的藝術氛圍。而盧浮宮，雖多有珍品陳列，但宮殿建築不時透露出少有的現代氣息，這就破壞了遊覽者想置身一種特定氛圍的願望，那種「場」時有時無，感受差便是自然的了。即便如此，亦不能阻止我對巴黎所散發出來的浪漫氣息的迷戀。我有如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，不能自拔地愛上了巴黎。

雨似乎愈下愈大了，分別的時刻到了。我只得讓汽車帶我上路，只是不肯把眼睛從車窗移開。既然一切無從改變，我惟有多看一眼巴黎。回想幾日小住，巴黎給我的感覺還真的和徐志摩有些相似呢。春天的巴黎在徐志摩感覺中「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，襯得你通體舒泰，硬骨頭都給熏酥了」，「讚美是多餘的，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」，「軟綿綿的巴黎，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『別忘了，再來！』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。誰不想再去？誰忘不了？」是的，我是會忘掉你的，巴黎！如若你我的那份緣還在，我倆還會再見面的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自殺何以總在春天？

近來本港電影《一念無明》所探討的是躁鬱症，此部成本僅二百萬的電影備受關注，從而引起廣泛討論；此片由新晉導演黃進所執導，乃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第一屆的得獎作品，由余文樂、曾志偉、金燕玲、方皓玟等演出，黃進更身兼剪接、編劇則為他的女友陳楚珩。此片講述患有躁鬱症的主角（余文樂飾）於母親死後，與離家多年的爸爸（曾志偉飾）共住於僅幾十呎的房內，而擠迫的環境正好表達出如此狀況——面對週遭種種壓抑與不安，以極端的生活空間表述社會的瘋狂，帶出人與人在無法迴避時，應如何面對此一社會問題呢？

話說早在19世紀初期的研究就已發現躁鬱症患者的自殺傾向——春季的自殺率最高，而冬季最低；長期研究此一神秘聯繫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富提斯·帕帕多布盧斯（Fotis Papadopoulos）指出，「如果以冬季為基準，則春季的自殺率要高出20%至60%。」一般而言，冬季的陰冷天氣會導致情緒低落，此所以事實與世人所想像中的處境正好相反，何以會出現此一現象呢？

其中一種解釋，將之歸咎於大腦中5-羥色胺（5-hydroxy tryptamine，簡稱5-HT）的濃度波動，5-HT乃一種控制情緒的神經傳遞素；研究發現，血液中5-HT濃度在夏季往往高於冬季；此外，5-HT合成速度與提取血樣時的光照時間，形成正比例。精神病學家早已證實，抗抑鬱劑可提高5-HT濃度，而5-HT再吸收

抑制劑（SSRI）與小部分患者的自殺風險確實有所關聯；帕帕多布盧斯遂有此說法：「當採用抗抑鬱劑治療抑鬱症患者時，往往需持續服藥至少3至4星期始能改善情緒，在此一過程中，當中某些患者會出現身體活動趨於活躍，呈躁躍易怒的現象，那就會讓他們更為所欲為；對小部分正常人而言，光照可能亦會引致同樣作用。」他詳細研究12,000個自殺案例的法醫學及氣象學數據，發現月內光照時間與自殺率之間存有一定關聯——但對大多數正常人，數據採集季節與自殺率之間則沒有此一關聯；剛巧在死亡之時，曾服用抗抑鬱藥的抑鬱症患者符合此一規律；此一發現對「5-羥色胺理論」有所支持。

此外，還有其他理論，比如花粉免疫反應，對大腦中化學平衡的改變可能導致自殺，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特奧多·普斯杜蘭治（Teodor Postolache）指出，把樹木的生長周期與人類自殺行為聯繫起來，或者過於牽強；但精神病學已發現，大樹的花粉與女性非暴力自殺之間確存在關聯；此外，證據表明，細胞活素療法應用於改變免疫細胞行為模式，亦會導致部分患者出現自殺傾向。

事實上，對光照與自殺之間的關係目前仍知之甚少，必須強調此一關聯僅出現於少數人身上，而抗抑鬱藥遠非完美的治療手段，且仍然未能完全了解抗抑鬱症與光照之間的關係，對此一領域仍有待更深入的探究。

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

詩畫禪心 (五十二)

宋代高僧志芝庵主

老千峰頂上一間屋，
昨夜僧問雲半間。
到頭不似老僧閒，
不似隨風雨去。

宋代高僧志芝庵主詩
素仲配畫
甲午初秋



志芝庵主（生卒不詳）。這禪詩令我想起多年前一次行山，遙遠的山頭白雲繞繞，我很想在那山頭蓋一間屋，與雲共住。當然，這只是夢想，但讀着這禪詩，原來志芝庵主已實現了我想做的夢，有時我會想，我時常想着的都是出家人做的事，莫非前生是出家人？還是來生可做出家人？

今生無緣做出家人，卻有緣在高僧的禪詩中得到啟悟，「昨夜雲隨風雨去，到頭不似老僧閒。」這雲是否就是我們俗世人心頭的煩惱和念頭呢？人生煩惱和念頭來去不定，但只要心定，把煩惱和念頭視如白雲，既可來也可散，不必阻止煩惱產生，當煩惱解決了也視如「雲隨風雨散」一樣自然便是。

生活點滴

梁惠娣

低處的幸福

一位朋友跟我描述他眼中的幸福生活，他說要在五年內在市區中心買一套複式大房子，享受最繁華便捷的生活。今年要實現買車的計劃，然後帶着老婆孩子到處旅遊。

我問他：「那你現在幸福嗎？」他愣了一下，想了一會，說：「現在也是幸福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家人都健康，有稱心的工作，平靜快樂地生活。」

我想，把幸福寄託在太高的目標上，幸福就變得遙不可及。正如屠格涅夫說的，「幸福沒有明天，也沒有昨天，它不懷念過去，也不嚮往未來；它只有現在。」其實幸福就在眼前，在生活的低處。

看作家三毛的文集《撒哈拉沙漠》，總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她滿滿的幸福。因為愛情，她與荷西一起到了環境惡劣、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的撒哈拉沙漠裡生活。在那裡，她不是萬人追捧、高高在上的知名作家，而是低下來，低到生活的滾滾塵煙裡的平凡女子。她與荷西在滿目荒涼的撒哈拉沙漠裡結婚，結婚禮物不是紅玫瑰與鑽戒，而是一個駱駝頭骨。即便如此，也讓她激動不已、滿心歡喜。她在沙漠裡的小家，一磚一瓦、一桌一椅、一碗一碟，都是自己和荷西同甘共苦從無到有經營起來的。在那「天高地闊、烈日、風暴、孤寂」的沙漠裡，他們有滋有味地經營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們的幸福在

低處，在生活的一點一滴裡。

生活中，那些平凡的、在低處的幸福總讓我莫名感動。在我家樓下租住着一對來自山東的中年夫婦。男人每天踩一輛裝着工具箱的自行車走街串巷地修電器，女人每天在街邊給人擦鞋補鞋。他們每天一起出門，然後幹各自的活計。傍晚他們總能一起回家，然後在昏暗狹小的出租屋裡，圍坐着一張矮矮的小圓桌，頭碰着頭地吃飯。每次在路上遇到他們，總能看見他們臉上燦爛無比的笑容，聽到他們爽朗熱情的笑聲。那是艱苦清貧歲月中相濡以沫、共度風雨的幸福。

在與生活的漫漫對抗中，我曾把幸福架設在又高又遠的天邊，然後在生活的俗浪中追逐名與利，以至忽略了許多幸福。終明白，幸福其實並不遙遠，而是在觸手可及的低處。幸福並不跟高樓大廈、錦衣美食畫等號，住在陋室裡粗茶淡飯也是幸福；出門沒有車子，安步代車也是幸福；周末回老家，與年邁的父母閒閒地聊家常，是幸福；陪在孩子身邊，分享他們的成功與失敗，是幸福；在生活瑣事中，與愛人的一次拌嘴，也是幸福……幸福在生活的一點一滴中，在俗常的一飯一蔬間。

托爾斯泰說，生活即幸福。是的，幸福其實很平凡，幸福在眼前，在低處，只要我們用心去感受！

豆棚閒話

青絲

文青生活

有脫口秀節目談到《麥田守望者》的作者塞林格，成名後深居簡出，荷爾蒙實在憋不住了就到市區找個電話亭，按照電話本的地址索引給一些小女星打電話，要跟人家約會。小女星都欽慕塞林格的大名，幾無不允……這樣的橋段，很容易引發小男生的喝彩，把做文青視為泡妞把妹的捷徑。

如果有足夠深的洞見，就會明白文青的存在，只是讓讀者和粉絲的趣味，得到最充分的滿足，不管是從文字還是生活上。我當年也是這樣被誘騙下水，想要成為那些聚光成暈的文學人物的。1980年代，流行一個段子：有文青騎單車掉下一本書，即刻有路人拾起追上去歸還，然後滿臉嬌羞地問一句：「你也喜歡文學？」那時候，文青的受歡迎程度，就像楊麗娟眼裡的劉德華。

後來我從一部電影裡的經典台詞，「自殺的方式有九十九種，和畫畫的人結婚就是其中一種」獲得了啟發，知道表面風光無限的文青生活，也是一朵罌

粟花，看起來艷麗無比，實際上花朵裡面暗藏劇毒。能夠自由地操控組合文字，給了文青許多野心，但也破壞了文青性格中的穩定結構。193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辛克萊·劉易斯，長期酗酒，他曾經因為飲酒過度導致心臟病發作，生命幾乎被終結。經過醫院的急救，他才被救活過來。搶救他的醫生事後很嚴厲地警告他，要繼續喝酒，要麼死掉，讓他自己看着辦。劉易斯卻不以為然，一點都不放在心上，說人如果不能喝酒，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，他寧可死掉。於是他選擇了繼續喝，終於在一次狂飲爛醉之後，再也沒有醒來。

但是，相比獲得過普利策詩歌獎的洛威爾，這種文藝腔文藝範，不過是小Case。為了宣洩狂熱的青春歲月，洛威爾跑到阿根廷，在一家酒吧裡，一杯接一杯地灌下了十幾瓶酒，然後脫得一絲不掛，爬到城市廣場中心的一尊雕像上載歌載舞，樂得不可收拾。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一起High，飆車出了車禍，洛威爾安然無恙，坐在旁邊的老婆卻受了重傷，臉部被毀容了。洛威爾毫不遲疑地就離開了她。對於文青來說，生活就像緩緩流過指縫的細沙，只有需要不斷放大的自我，才是真正的詩和遠方。

要成為文青的伴侶，也必須具有毫不相疑，即天涯海角相隨的浪漫精神。烏拉圭作家基羅加，嚮往叢林中自耕自足的原始生活，很崇拜他的女學生瑪麗亞跟他一起遷居到潘帕斯平原的原始叢林，兩人搭木屋，開荒種玉米、種棉花。但是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讀懂這樣的田園詩，時間一久，兩人就開始爭吵、打架，瑪麗亞絕望中服毒自殺。在她因為無處送治、臨死前痛苦折磨的八天時間裡，她最後悔的或許就是不該去招惹一個文青。弗洛姆在《愛的藝術》裡說，一個人對異性是否有吸引力，取決於當時的時尚。文青就像一個已經稍顯落伍了的探戈女郎，只宜旁觀欣賞，卻不宜親自下場擔綱；因為那些劇烈的動作，一不小心，就會閃了你的小腰。

來鴻

邱婷婷

湖泊上飛舞的蝴蝶

初春，應一團團之遊於桃源地春遊。上午十多人穿過山中的樹林及竹林，禾雀樹上掛着一串串下垂如風鈴、淡綠帶着微黃樸雅的小花，迷迭香樹上簇簇小珍珠般白色的花苞及微小的白瓣黃蕊的花兒，秀麗的小蝴蝶在花兒和綠葉間遊戲。到處是春天的氣息和味道，純淨空氣的清香氣人感到親切與舒適，如滿心歡喜地聞着嬰兒乳人的香味、粉紅、紫色、嬌黃、嫩紅的迎春花美艷如錦，處處盛開。植物、鮮花及泥土的芳香令崎嶇山路的攀登者個個精神抖擻。

在半山腰竹子做的蘭亭上，我見到環山處還有數個竹亭子，人們分別在亭子間品茶邊高談闊論，有情侶相倚着眺望山下的美景。亭子邊數棵桃樹花兒粉紅繁艷地綻開，幾棵梨樹雪白的梨花盛開如雲，桃李爭春，絢美沁人。品清茶，邊邊過松樹的綠葉往下瞻望，廣袤的平原上到處都是高的矮的樹，剛長出綠茸茸的青苗的無數田畦，周邊映着綠水，幾幢農家紅磚小屋點綴之，小橋下碧色的溪流上一些雪白的鴨子在戲水，遠處青山上片片的果樹林上停留着許多的鴿子，恰似綠林樹上盛開着潔白奇特的花朵……

稍遠處滿山遍野的綠林層層疊疊如梯田，前面的山峰翠綠滲着淺褐色，遠處的山巒暗綠，深褐而凝重，更遠的峰巒灰暗中藏着神秘；濃霧如煙、白雲如菇擁抱着高峰。春光明媚，春風徐徐，空氣潔淨溫潤，萬物欣欣，心中不禁生起無盡的蓬勃

之雅興。山上、山中、原野上處處鳥鳴不息，因為春風的溫暖，處處的碧山秀水，田野上無盡的風光，花兒的紫紫紅紅、碧水上粼粼的清波；唱開了人們擁抱大自然的美好心扉……春天來了，投入於美好的大自然中，是生命嚮往美好生活的必須，是真正的及時行樂。

下午等上船，幾隻蝴蝶穿行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這種景象第一次見！周圍有許多植物，對面還有一座綠茂的高山，蝴蝶為什麼不去依存於花叢綠樹和青草間，而是要纏繞在人與人的空隙中？牠們是清楚人類一旦嚮往、急於投入大自然的懷抱，都會變成赤子、充滿柔情，是不會對蝴蝶有任何傷害，或這些人也剛從山中來，身上熏陶着大自然的味道，故蝴蝶纏繞於中而不棄？上了遊船後，終於看到了長青湖！

湖泊因四季長青的森林和水之美而得名。仰望四周的碧山綠林，陽光下翠綠的水，湖周圍紅色的土。於船上迎着拂面而來的春風，行駛處突見湖泊中立着座金燦燦的小山丘，像湖泊的心臟，如山峰一樣靜立不移。湖泊周圍綠林的颜色幾乎相似，遠山是深綠色的，與藍的天只重色一點點，湖面上微蕩的波，人在一年的忙碌中能享受這樣的廣闊美景的洗禮是幸運的，在大自然的撫慰下，人的辛苦與煩惱，好像被蕩滌淨盡、鬆鬆而無憂了。哦，有蝴蝶從輪船上飛過！被風送過來？但分明是煽動着翅膀在奮力地飛！

又有一隻，再有一隻，一會已有無數隻飛過！許是湖水的顏色近似樹林，使蝴蝶們「誤入歧途」？許是牠們窺見湖泊的宏闊而不甘於窄小的環境？許是朔風被吹向湖泊，經歷了一番冒險與壯美後，不安於本來的溫馨與局限，不時會順着風勢再來奮飛遊覽？不禁走入船艙，爬上梯子，到最頂層看看有否墜落的蝴蝶，下來又一直在水面上仔細察看，確實都沒看到——也許是這弱小的生物在突然的險遇當前，為了生存，驟然增加了無限的潛力和勇氣？不，蝴蝶是最懂美的精靈！自從痛苦地破蛹涅槃後，精神和生命都只為至美至潔至芳香而生，絕不隨波逐流。是春風把四周植物的芳香拂向湖泊，是湖水的微波像蘆葦在輕蕩，似玉葉與蕙蘭在柔舞，如白蓮、玉蘭、百合在頻頻地搖曳，因此蝴蝶為尋找至美而投入於大美之中！

倘若有人要形容這長青湖之美，還是算了吧，誰能像蝴蝶這樣與美長相相守，絕不見異思遷，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全心全意鍾情於美好願望而永遠投入不息呢？因此，世間凡有美潔芳馨之處，都有蝴蝶的身影。是的大自然之美，誰能用筆墨或語言真正淋漓盡致地形容？人們一旦接近了，且獲得了大自然難以用語言讚美的恩典後，到了春天來臨之際，能無動於衷，能不急於春遊、採春、賞春嗎？能不急於重獲令人陶醉的大自然的無限美好嗎？